

北大荒青年作家丛书

白桦树皮灯罩

梁晓声



白桦树皮灯罩

梁晓声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6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莫安 杨雪平
装帧设计：宣森

白桦树皮灯罩

BaiHua Shupi Deng zhao

梁晓声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牡丹江印刷厂 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126/16·插页3

字数 280,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10360·43 定价：2.55元



作者近照

作者小传

梁晓声，男，1949年生于哈尔滨市。祖籍山东省荣城县，世代为农。

1966年，毕业于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1968年下乡，在地处祖国最北边陲的黑河地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一团某连，当过农工、小学教师、团报导员、兵团创作员。在北大荒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初期阶段，发表过一些作品。

1974年，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

已发表中篇小说四篇，短篇小说五十余篇，分编为四个集子：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北京出版社出版）、《荒原作证》（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白桦树皮灯罩》（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 录

白桦树皮灯罩	1
杨树的眼睛	26
在A城	39
穿警服的姑娘	57
看自行车的年轻人	77
春风吹又生	89
走出大森林	106
背叛了的“维纳斯”	130
不是终点	148
葛全德一家	165
妈妈别难过	188
姑娘，谢谢你	200
古砚记	210
椅垫	225
第一位来访者	244
夜宿“蛤蟆通”	270

阿依吉伦	295
夙愿	319
长相忆	345
为了收获	361
后 记	394

白桦树皮灯罩

三表姐：

你专程从上海赶来A市参加我和冬冬的婚礼，可你第二天就走了。

你在婚礼上竟没有对我们说一句祝贺之词。

你也不曾笑。

你也不曾跟冬冬交谈一句话。

你不顾我的苦苦挽留，执意要走。

我的挽留几乎是对你的一种哀求。你如此匆匆而去，我多么伤心！你知道在你来之前，我是怎样地天天盼望着见到你吗？我们已经整整五年没见面了呵！你知道我有多少话多少事要对你讲吗？我却什么事也没有来得及告诉你，什么话也没有来得及对你讲。你不给我这样的机会。

你真忍心！三表姐！

你伤害了我的心。你更严重地伤害了冬冬的心！

你说，你放心不下孩子。你说的完全是假话。我知道的。

三表姐，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假话呢？在三位表姐中，你是最疼爱我，最关心我的。我没有亲姐姐，从小把你当作亲姐姐，当

作亲姐姐一样敬你爱你。

可是你却对我说了假话。

你当着冬冬的面要我单独送你到火车站。你难道就不想想，这对冬冬简直意味着一种惩处吗？你为什么要把她惩处？你有什么权力？她已经是我的妻子，惩处她就同时是惩处我。难道因为我爱她，而没有爱上别的哪位姑娘，就该受到你的惩处吗？爱，这是人的最一己、最本质的权利，是绝不应该受别人的意志操纵的。它只能接受一个人心灵的命令。因此你对我们的惩处是不公正的。不过我不会记恨你。你还不理解我对她的爱……

我以为在送你的路上，你一定有什么话对我说，或者问我。

可你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你一路缄口无言。

我本想主动对你讲，把心中的许多话都对你讲。路太近，话太多。我知道连个开头都讲不明白。我便什么都没对你讲。

开车铃响过之后，你从车窗口探出身，阴郁地问：“见了姨妈，我怎么说？”

我知道，你是代表我的父母，我上海所有的亲人们来参加婚礼的。我令你们大大地失望了。更准确地说，是冬冬令你们大大地失望了。你能不承认吗？三表姐！

在你们的预想中，我所选择的生活伴侣，应该是一位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女留学生，或者什么重要机关的女干部，或者什么文艺团体的女演员。总之，她本人是应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她的家庭也应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家庭。当然，她同时还应该是美丽的。

只有这样的姑娘，才配得上我——你的表弟。你肯定是这么认为的。你所代表的我的那些亲人们也肯定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如今已经是一位青年作家了。

我是你们眼中的一颗星。作为我的那颗伴星，也应悬得和我

一样高，亮得和我一样耀眼。甚至悬得比我更高，亮得比我更耀眼。两星相映，辉光烁烁，你们才随心所欲。

冬冬不是这样的一个姑娘。不是这样的一颗星。根本不是。于是三表姐你不但失望而且恼怒了。我完全想象得到，你所代表的我的那些亲人们，肯定会比你更感到失望，更加恼怒。你，你们替我惋惜的同时，其实也是替你们自己惋惜。我这一个高级军队首长家庭中目前唯一的一个男性后代，同一个在你们看来肯定是平庸的姑娘结合为生活伴侣，这种结合大约被你们认为是一种背叛。甚至你们可能会联想到，我家族中未来出世的一个孩子的智商问题。随你们怎样去想吧！

我当时对你的回答是：“表姐，你如实讲吧！请告诉我的父母，请告诉我的妹妹，请告诉另外两位表姐和表姐夫，请告诉我所有的亲人们，冬冬她是一个极平凡的普普通通的姑娘，你们所认为必须具备的那一切，她都不具备。她是一个为街道鞋厂加工鞋面的姑娘。说不定你们脚上穿的有一双鞋的鞋面，就是经过她的手加工的……”

你沉吟了一下，说：“我也只能如此告诉他们呵……”

火车开了。你就这么走了……

我在站台上立了很久。列车消失了，人们散尽了，我还伫立在原地。我转过身时，发现冬冬站在不远处。她在凝视着我。她也是来为你送行的，偷偷为你送行。我走过去，轻轻挽起她的胳膊，低声说：“冬冬，我们回家吧。”她抬起一只手，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笑了。那感到幸福的微笑中，流露出某种内疚，羞愧和苦涩。

于是我将她的胳膊挽得更紧些。

于是我又想到了白桦树皮灯罩。

三表姐，你已见到了它，在我们的狭小、寒酸、光线不足的

新房里，在我们的席梦思床边。为了买这张床，我和冬冬发生过争执。我们筹办婚事的钱有限，而那张床的价格贵得令冬冬咂舌。但我坚持买下了它。我是为冬冬买的。我一想到她二十几年来就没有睡过一张象样的床，心里就难受。在这样一张床边，立着我们的落地灯。灯上，罩着我们的白桦树皮灯罩。我发现，你看了它一眼，不过你装作并不感兴趣，并不引起你注意的样子。其实它明明引起了你的注意。你为什么要装出那种样子呢，三表姐？正因为你装出这种样子，打消了我当时要对你讲起它的念头。如果我当时对你讲了，也许你不会第二天就走了。

哦，我的白桦树皮灯罩呵！

三表姐，我只有在这封信中对你讲到它了！我可以不对别人讲，但不能不对你讲……

三表姐，你经历过孤独吗？真正的，内心深处的，那种能令人绝望的孤独，你经历过吗？

我经历过，在北大荒。

我认为那是最可怕的事情。经历过这种孤独的人，对于它的恐惧是甚于对癌与死亡的恐惧的。

世界上有两种人对孤独最缺少耐受力。一种是内心极其空旷的人。一种是内心极其丰富的人。空旷，便渴望从外界获得充实。丰富，便希图向外界施加影响。但是，在当时，在北大荒，在我们那个荒僻的山沟连队，在我们那几十个男知识青年中，每个人的心灵都是空旷的。每个人又都不可能从外界获得什么有价值的充实。哦，三表姐，那时我多么恨你，多么恨你们——我的所有的亲人们。在我很小的时候，你们就有意识地培养我对权力的崇拜，你们就有意识地启蒙我对权力的运用。这是你们对我的一种特殊的溺爱和娇惯方式。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件事：袜带太紧，勒疼了我的腿，我便号啕大哭，满地打滚。阿姨赶紧哄我，

问我为什么哭，我不回答。爸爸妈妈问我，我仍不回答，只是大号大哭。三表姐你也来问我，我继续哭，哭得更凶。你们一个个都慌了，束手无策。我一边哭，心里一边暗暗得意。我在支配你们所有的人。我的哭是对你们具有无比威胁性的。这种自我意识使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一种无比的快感。最终还是三表姐你聪明，放松了我的袜带。爸爸妈妈都急出汗了。而你却说：“他真凶，将来保准不是个好惹的！”话中气恼少于赞赏……可当时你们为什么不多多给予我一点可以充实和丰富心灵的东西呢？比如知识，比如文学，比如艺术……而社会后来也没有给予我。这一切对人的心灵有益的东西，在我意识到其价值之前便被“横扫”，被“涤荡”了。

我长大了。我下乡了。我是我们连队几十个内心和我一样空旷的知识青年中的一个。我开始体验了内心空旷者所感受到的那种可怕的孤独！而我认为渴望从外界获得充实的孤独要比希图向外界施加影响的孤独更加可怕！三表姐，我说，我恨你，恨你们，我相信，你是能够理解我的话的全部内涵的。

幸亏，在我们那几十个中，有一个内心丰富者。对我们这几十个来说，他是极其宝贵的一个。他是A市知识青年，是我们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名叫林凡。他的身材也是我们之中最单薄最瘦弱的一个。他有一张很清秀的脸，象一位江南少女。据说，他的母亲是一所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他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关于他的父亲，他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也没有人向他问过。谁都一无所知。

他虽然是我们之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但他却有资格做我们几十个的“教授”。三表姐，你几乎难以想象，他读过多少书！各方面的书！

三表姐，你还记得吗？我们家的客厅里曾挂过一幅字画，我

至今仍能背得出上面用隶书体写的字：“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父亲非常珍惜这幅字画。但是遗憾，据我所知，父亲并没有从这幅字画上面获得什么悟性，欣赏的甚至也不是它的书法。而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在父亲五十岁生日那天赠送的。父亲当时亦可谓名人。因权力而知名于人的。崇尚权力而不知崇尚文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家的孩子都深受父亲的“遗传基因”的影响。这真可悲。这真不幸呵！

还是继续对你讲我们的“教授”吧！我不能向你一句话就说明白，他究竟是一个怎样性格的人。他明智，他灵秀，他观察细微，做事周密，思考深刻。但他一点也不善辩。他被人揶揄或讥讽时，甚至有点拙口笨舌。他还很忧郁。这大概也是受“遗传基因”的影响吧？究竟是受他父亲的还是受他母亲的影响，我却不得而知了。

起初，大家都不太喜欢他。因为他离群索居，不和任何人交朋友。当每天收工后，大宿舍里吵吵闹闹，打扑克，下象棋，无聊贫逗，或者吹山海经时，他总是一个人悄没声地躲在他紧靠墙角的铺位，幽思冥想，象个“打坐入静”的道士佛徒。他从来没有侃侃而谈、长篇大论过。但当大家说的什么话题使他发生了兴趣，他会从旁突然插入一两句。而仅这一两句话，就往往使人惊诧不已，咀嚼半天。他说过之后，又独自进入了他的境界。看来只有一个人是他的良友，那就是泰默。泰默是罗马人的境界之神，这是我们大家以后从他口中知道的。

有一次大家在排务会上讨论民主问题，别人都发过言了，只有他独坐一隅，一言不发。我是排长。我指名点他发言时，他才说：“民主对独断专行的人是一种极不舒服的训练。因为它要你

承认和你意见相左的人可能是非常正确的，甚至有远见卓识，在睿智方面超过你。”他说得那么平淡，但这句话的效果可是非常强烈，使全排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了。我当时认为，他这句话分明是冲着我来，因此瞪着他问：“你是在含沙射影地攻击我吗？”

“你懂什么叫含沙射影吗？”他反问，接着，便对我们讲，“含沙射影”出自什么什么典故，什么什么湖中有一种叫做蜮的怪物，可以含沙喷射人影而伤人性命。我看出，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权力在知识面前，那怕极威严的权力在极一般的知识面前，对于缺乏知识的头脑，也会产生动摇。

我只得大声宣布：“散会！”从此恨透了他，总想寻机报复。而他当时显然并不认为已经得罪了我。他那不过是一种知识给予的欲望的表露罢了。

后来，我凭着自己敏锐的“政治嗅觉”，终于又从他的一次讲话中嗅出了某种“含沙射影”的意味，便向连部作了汇报。于是他“罪有应得”了，被批判为“思想反动”的人。

我似乎达到了报复他的目的，但从此开始受到良心的谴责。

我们每个人都愈加感受到生活的孤寂性的威胁。有人捉到了一只幼鹰养在大宿舍里。我们常常把谁家的小猫小狗偷偷抱到大宿舍，促使鹰与猫狗相斗。在禽与兽的较量中，我们获得一点点低下而可怜可悲的乐趣。晚上，便纷纷打着手电筒，四处扒房沿草，掏麻雀窝。夜间，躺在被窝里，趴在枕头上，观看幼鹰贪婪凶残地吞食羽毛未丰的麻雀。

空旷的心灵也最容易被灰暗笼罩，而人类情感的诗意和崇高的冲动便会在这样的心灵中消退，低下的欲念便会在这样的心灵中生长。象野草生长在乱石之间。

三表姐，对于这些，你能够理解吗？你能吗？

我从来没有象那时一样对自己感到内疚和羞愧过。我是排长，我多么想解除大家心中的那种孤寂。然而我不能够。我连自己心中的孤寂也无法解除。我的心灵和大家的心灵一样空旷。那里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艺术，作为人所应具有的精神需求，那里一概没有。三表姐，你，你们所给予我的种种宠惯和溺爱，那时使我意识到，是根本不值得我感激的。

林凡，他对于我们发明的那种“弱肉强食”的游戏，是非常厌恶非常鄙视的。每当那时，他便离开大宿舍，很晚才回来。

有一天，那只幼鹰不见了。林凡坦率承认，被他放掉了。三表姐，你可以想象，大家对此多么愤怒，有人甚至想揍他，被我制止了。

我对他说：“林凡，你为什么将大家仅有的一点乐趣都剥夺了呢？你没有这种权力，你未免太孤傲了吧？”

他从容地回答：“不，不是我太孤傲，是你们太空旷，太空虚了。我看着你们那个样子，我心里真替你们难过，你们自己就一点都不？那究竟能给你们带来一种什么满足呢？”一双沉静而忧郁的眼睛，不无同情地望着我们。在这种目光的注视下，大家都仿佛倏忽间意识到了自己的可怜和可悲。

他又说：“鹰是禽类中刚勇而百折不挠的象征。你们为什么却偏偏要欣赏它凶残的一面呢？你们一定都没有读过高尔基的那篇寓言小说——《鹰和蛇》，假如你们读过，你们就绝不会那样做了……”

接着，他用他那种特殊的，平缓中流露出淡淡的忧郁情绪的语调，低声向我们朗诵了高尔基的这篇小说。他的记忆力竟那么惊人，朗诵得非常顺畅。他并非在显示自己，真的！他仅仅是要把他自己，也把我们带入到一种境界中去。在这种境界中，他自己的心灵，和我们大家的心灵，一块儿得到了片刻的平衡和安宁。

他朗诵完，大家都陷入了良久的沉默。

我是首先打破沉默的人。我说：“林凡，你读过那么多书，你内心里那么丰富，你是我们之中最幸运的一个。不过生活也太不公平了！不公平的，就是应该被打倒的！”

他愕然地望着我，反问：“打倒我吗？”我猜想，不但是我的话，也一定是我当时的那种不寻常的表情，才令他那么愕然。

我对他摇摇头，大声说：“不，不是打倒你。是打倒心灵的空旷！打倒心灵的孤寂！打倒一无所知！打倒精神上的平庸和卑俗！从今天起，你必须每天都给我们讲一点什么，诗、散文、小说……随你的便。你答应我们大家吗？……”

三表姐，从那一天开始，林凡成为我们大家共有的，谁也无法查收、无法禁读的一本书——“一千零一夜”。

从那时，我懂得了人为什么必须热爱书。书，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精神上的遗言。是时代的生命。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各种蠢事，当人在读一本好书时，就仿佛烤在火上一样，渐渐融化。他把我们生活中寂寞的辰光变成巨大的享受时刻。他是我们的“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心灵天地驶向生活的无垠广阔的大海……

以后我们大家才发现，林凡有种奇特的爱好——收集白桦树皮。他将那种极薄的、纹痕美妙的白桦树皮，制做成各种各样的书签，夹在写给什么人的信中。他常常写信，但却从不见他寄过信，也未见他收过信。

这在我心中暗暗成了一个谜。

有一天，他突然收到了一封电报，简短的几行字，传告了一个恶讯：父因肝癌病故。

他一看过电文，立刻就痛哭。哭得那么悲伤！那么绝望！

那一天夜晚，在我们连队前面的小河旁，当我找到他，向他

表示同情和安慰时，他对我讲了他的很不幸的身世：他的父亲，是话剧团一位颇有才华的编剧，在他十一岁那一年，抛弃了他的母亲，与话剧团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演员结婚了。按照法律的判决，他由他的父亲抚养，妹妹由他的母亲抚养。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母亲和妹妹一面。母亲伤透了心，调动了工作，不知带着妹妹搬迁到何处去居住了。父亲是知道母亲和妹妹的下落的，但不肯告诉他，怕在感情上失去他。被剥夺了母爱的少年的心，是格外需要安慰的。将父亲从母亲和妹妹身边夺走的那个女人，对待他象一位冷漠的女教师对待“寄宿生”。书成了他心灵的唯一安慰。他的父亲有数百册藏书。短短的几年中，在小时候读过了母亲引导他阅读的许多书之后，他读了父亲的所有的书。如果没有父亲那些书，他也许会逃离那个“家”，或者死……

直至他到北大荒的前一天，再三向父亲哀求和抗议，父亲终于为之动容，答应他，通知他的妹妹第二天在火车站和他见一面。

可是第二天，直到列车开动，他才看见一个少女冲进火车站，在站台上追随着列车，一边奔跑一边呼喊：“哥哥！哥哥！……”

……

他讲述到这里，说：“我不是为我父亲的死而难过，我恨他！我诅咒他！虽然他已经死了，但我也仍不宽恕他！可是我再向谁去寻问母亲和妹妹的下落呢？……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他忽然扑在我怀中，悲哀地哭了。

我轻轻抚摸着他耸动的肩头，我的心整个被同情和怜悯所占据了。我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安慰他才好。我眼眶中也充满了泪水。我暗暗发誓：从此以后，我要把我这知青小兄弟，当作亲弟弟一样照顾……

他并没有中断对我们讲述他的“一千零一夜”。不过，他讲